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群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撻以至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耳肆四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

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來為阿張所
殺自當擒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
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
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
之任 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
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
人齒落 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天下
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如應天府今執
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

陛下特賜

宥斷允其請

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陛下垂垂仰成無焦勞之念矣
臣曰鼎鑄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宰相朝夕
亮天政則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四員各人

珠子計二明二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戴客一人
死隨行有珠玉約重五斤計價銀二三千餘
貫却是知州任顯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

澶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
來客家人本家經三司陳論不可行遣追索到
上件珠子訖所可駁者處價違條買珠犯罪
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
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
臣欲乞 聖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
行以警貪員猥之吏

下湖南提刑
司差官取單

奏狀乞罷周像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

無士譽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
知故宰臣陳執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
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凡預選者號為登瀛
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 陛下特賜

宸斷罷豫恩命以破邪倖之黨激知耻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廊勘劾宰臣陳執

中家杖殺女使

至和二年
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劾宰臣
陳執中家杖殺女使本宅旬當人申報迎兒

逃走病死不同等緣廊近患心臟不安至今
尚未痊損推辨究獄須藉得人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中別選剛
正強明有心力臣察一員差替齊廊勘劾所
貴得見人命歸着大情不偏改差張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

正月十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已來妖星遂見僅及周
稔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
炎長短所歷姦犯其為譎變甚可畏也又去

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陝右川蜀諸郡旱暵
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
所謂欽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為災沴復
可懼也邇來岷嶓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
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災異益可駭也
夫燮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
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
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既不然何以妖星謫

變也早暎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皆應祭
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 陛下謹天之戒
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
四輔之事崇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
和災異以消 朝廷清明夷狄畏服太平之
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
擇賢命相繫 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
陛下慎重之然後發 聖斷力行而不疑則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增節
納忠待罪無營之至

奏狀卷之一 就推究陳執中家女使
海棠非理致命

臣竊見近者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
事見於嘉祐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
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日八月已係
問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筮決皮損不少
道途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

死然則臧獲維維賤其如性命 輕當坦辨明
以伸寬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 朝
廷耳目之任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下嘉慶
院判勘所一就推瓦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
所以示 陛下明聖仁恕不欲使一物失所
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追照證所役等
事宰吉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總詔獄

之設 朝廷所以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一
于連之人執證照據則法不得立事不得明
冤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曲撓 國
政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伏望 陛
下特賜指揮下陳執中允制勘所勾追合要
照證干連人等須得盡時發遣應副貴免淹
延詎獄騰沸人言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

海崇自縊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
 假言占據如隸違拒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
 今竊聞制勘院重不依條追攝合要照證人
 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能不顧公議但酬私
 恩遂使衆口沸騰做司察駁且法者 祖宗
 之所繼承 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術謬
 大足以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
 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宣不慎惜之也今執中
 身為輔弼手持權衡很慢任情殺虐無罪合

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於罪重者占廝殺遂爾
 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 陛下之節
 負 陛下之寄屈 祖宗繼承 朝廷遵守
 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
 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
 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立自今日始矣臣
 愚伏望 陛下發乾剛出 聖斷正執中之
 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
 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此等
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故
不敢一一條奏恐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
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獄之易招
雄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
雖死無悔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陳執中二明十

臣近累次彈劾奏乞罷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
其罪坐甘言為執中一節措置顛倒用邪

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後任相
家聲顯赫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
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驟陳一二明白
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無負陛
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慮臺察官失職之罪
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
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實識少文則取
謂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
非實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

聰敗壞

國體又

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

有定制且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時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直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嘗言謂在事率意卷舒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且以處煙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以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

真如補於此院補生

署文字之亭入吏

吳充鞠真

並降軍罪此執中

總戾宜罷免者二也

謂執中引用邪佞

者中外

閣清官皆容儉巧

而執中

議全如崔

除給事中移知鄭州

守罷而給事中不

奪所以今來

知依違中罷以

私恩入執中嘗寄

同豫之家而豫

詔受知執中遂舉

能職此執中明附

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

宜輔三業 聖君倍賦

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

與器者苗達劉并劉希

元亨寧程惟象之輩奈

災變窮占吉凶意將至為

類僻宜罷免者四也臣

者依司之法天下公共

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

執中招延卜祝者未

其為 國家廣納賢

一俊傑禮一才能所

之徒所預坐者普

之台鼎之重測候

所共駭此執中

執中私讎嫌隙

輕重出已喜怒

誤次人徒刑既

自思實復會赦宥又該

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

軍監當後來有汀州古

杖替黥面配廣南軍城

却只降民英羊在遣以耶

所犯絕重而斷罪遂無

罪反重摺紳議論至此

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

善者夫正人讜議邦家

亦官深官執中秦所

官落領職降充鄂武

民英勘入使巨犯賊

李家許聖悉是虛枉

必比之民英則民英

邵必所犯絕輕而斷

無不 差贖扼腕此執

臣嘗 執中排斥良

之光 執中陰險中傷

欲人杜口結舌呂景初
馬遵吳中復彈去梁
適通既得罪出知鄭州
呂景初輩隨又逐去
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
疏言吳充認真卿刀
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
寺尋押發出門又落
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
自罪忠拒諫之名者
由執中也士夫喧譁于
今未息此執中嫉賢
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
執中很悞佞情者夫
仁澤之及民也遺自
陛下仁聖臨御三
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
而執中入臣之家恣

行虐害雖微獲其性命
不輕如女奴也
兒財十三歲既累行箠
後嬖人阿張之言
窮冬驟凍封縛手腕
絕其飲食幽囚宿鎖
遂致斃瑋又海棠一名
因阿張打決逼脅遍
身痕傷既而自縊身死
後求又女使一名髡
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
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
內殘忍事後者三名
前後幽究聞固不少
因而興獄尋自罷之
厚顏復來無所畏憚
三童子亦悉劾瑋此
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

臣嘗謂執中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
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耻執中惟薄醜穢門
相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
藏鏹臣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
一毫賤卹措紳語及共所赧慙道塗喧傳相
與嗟惜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
有是可罷免者八柰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
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歛息所未息雖所未讎
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六請見未

退 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虜
騎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
之時正是 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
勝大願願 陛下留神為 祖宗社稷計為
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
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
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
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
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

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
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
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

陛下之所任使干冒 旒冕甘俟誅戮臣無

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詔邵必復職知高郵

呂景初馬遵 召還馬京俟脩
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闕牽復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 疏 二月十日

臣昨日拜 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

事臣待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

論報主恩也伏以萬機至繁 朝廷至重

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之任繫 國家休

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下危矣

伏望 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皆

覽覽數四然後特賜 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

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二 賜 十

臣竊聞日近京城中之遊惰不逞之輩軍百姓

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

誦佛為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眾
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會子之類伏乞 聖
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絕妖妄
封府
禁止

奏狀論范鎮營採陳執中二明十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
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採執
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下議
忍出 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蔽聽斷
肆為誣罔伏望 陛下明由用之明判忠邪
之路取內外之公議立 朝庭之大法則天
下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等以國狂醉乞行
黜降

臣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均
王士全等昨至執事赴北朝進會深夜狂醉
喧醜無狀或執虜使之手或始胡人之言或
聯朝諛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汰教為悖道全

沸騰伏綠南北通和五十餘載倘盟誥好理
宜得人在 先朝時嘗所下寧慎東通來
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
從請禱或資戶論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
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
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等為 君命之辱
虧皇華之儀遂使遠我之邦有輕中國之意
萬一觀我憂時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
不細伏望 陛下特賜 以拱辰等

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
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復行臣
僚前去免誤 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
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八國奉使失禮辱命乞
行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
等橫使迴來飾非妄語矯謫百端上惑 宸
聰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

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
靴涎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例置賓主
不分自取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
等歌舞失儀言詞猥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
此不可怒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違宣齋
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
看之句語同俳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怒者二
也又風聞拱辰到昆同江赴筵日輒當虜主
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拜三避讓返自

此最為非儀此不可怒者三也且竊見近世
三來臣僚出使遠禮得罪者如王琪泗州在
亂前作蕃語詩劉沆閉所辭醉解紿勸虜
主而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
等事合之甚用王琪等事體較之則拱辰為
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為官事而處
朝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
後復有入國臣僚取命失禮姦纖巧詐其於
拱辰者不知朝廷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

陰險過人情不平願。陛下特發宸斷。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三其

奏疏論兩府庶蓋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禮之罪未蒙指擢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且謂國家賞罰大柄不由陛下之所出。而朝廷之所守。只由兩府。豈不為天下之笑。且若無罪而受此黜降。則天下之人心。亦將何如。臣竊以為陛下之所守。只由兩府。豈不為天下之笑。且若無罪而受此黜降。則天下之人心。亦將何如。

臣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入國路經靴淀只着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行示酒換去虜酒痛飲無筭深夜喧酌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朝楊妃本為樂詩語謔浪信使致令虜中有王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僥求私書來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臣御命出使外交戎狄陰結權要詐偽百端

以拱辰上項罪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
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僚愛拱辰而在之
也至如吳奎只是中路着窄衣見虜使以比
拱辰着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為
重又奎至虜庭不入班賀虜主加尊號此雖
有過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
華之事今若比拱辰當虜主親迎胡琴送酒
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大
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今以奎

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奎
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
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者非理
逐之不卹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
腕誰不切齒扼腕切齒之不已臣恐非朝
廷之福頃年韓侂勸虜主一盃酒尋得罪落
職降死許州去平沈使來朝乃欲引經例上
皇帝壽觴其時若非援引使楊察答以曾無
經事掛之則勢不得不拒前日拱辰當虜主親

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虜使來朝欲赦以爲
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
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夕
思之爲之寒心伏願 陛下以臣此疏宣中
書密院臣寮先且詰問如何屈法蓋庇拱辰
所犯因係然後特出 宸斷正拱辰之罪而
降黜之以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
爲今後拒虜使拔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九

臣近彈劾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
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
謂 朝廷用法備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况
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是拱辰爲首其間
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於隨行語錄
中增減矯飾許爲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勘
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 宸聰苟免誅
責臣愚欲乞 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

國隨行語錄并別錄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
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處照驗比對便見
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之罪伏望
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 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拯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
路流移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
携幼纍纍蒲街艱困餓殍深可傷憫伏望

朝廷特賜 指揮多方蠲書存郵賑拯免致
失所之後聚為賊盜亦所以固邦本也下欄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觀中書劄子奉 聖旨下御小臺根勘

大常博士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

會鄴博五等重息追禁鞫問次臣嘗聞 太

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

嬪嬙 太宗謂宰臣曰武程遠小臣不知

言聞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比日有掌執
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
陳在鼓冒宜行黜削以懲之 太宗曰朕曷嘗
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
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便譴臣恐中外臣
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遽大事誰敢復措
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 陛下上念
太宗上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非以廣
善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謏謗舜遠聰明

為拜昌言漢詔下諱不獨稱羨於前世矣臣
無任懇禱激切屏營之至 王起該
疏決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四月二
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
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
伏蒙 陛下省納開霽宣付政府施行執中
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雖兩次大宴
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謂 陛
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

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
喋煩黷 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
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
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感臣固不知 陛下
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 陛
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 陛下若以
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 陛下早
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長天下之公
議今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

罪亦之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
宣布中外以誠後來巨孤危朴忠不諛諱
伏望 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
則臣之言是非執中之罪一月與無豈逃 聖
斷也臣無任昧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久旱之行雪 祀 四月二日

臣竊見自去年春夏已來京東河北連棧
畿甸不雨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 田復
無所望流民餓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

漸興人心彷徨憂畏不寧臣愚伏望
陛下
憫茲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雩祀
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寮精
加祈禱下脩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早降雨澤
變及洽氣為和氣則天下幸甚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奏議

奏狀乞浙郡 五月八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
主恩所瞻盡披覬死輸於臣節不敢避權豪
之盛不敢逃刑既之來每念忠言之深曷虞
狂態之發然而葑菲之下不足取芻蕘之賤
不足收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 朝廷之政
無所益且緝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口

祿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
寔妨賢者之後來伏惟 陛下天符至仁日
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一心假之
一麾俾去二制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
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旒冕臣無任祈
天望聖激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

五月十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手八分等減落條

貫枉法取受客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
府司勘鞠伏緣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
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然作過上下蒙昧隱
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二若不盡情
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參又
係差出其餘三司官負多有下礙務欲小了
則勘司誰肯執守臣愚伏望 朝廷特賜指
揮將上件公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專委開
封府一面依公推鞠結絕所貴姦賊得情法

不屈撓

移送關封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

五月

十一日

臣昨彈奏潭州官負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戰舜中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今竊知係差郴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由奏全然鹵莽不圓除勘到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有走馬藍惟永監稅趙寅判官黃宋卿即未見歸着今來

外議皆以謂潭州官負

自李章等入

人各只分得十二三兩已下

其獨有左振

一名買及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顯元買

數目必慮任顯從初只作左報名目收買今

來事發之後左振為任顯有舉辟之恩便乃

一面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報究元初潭州

估估真珠價例情弊况戰子喬陳狀父舜中

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實到上件珠子只

買廣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其潭州

只估作四万二十餘貫俱是當職官員今買
昔果是珠價不虧官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
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段虧損官錢事
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估贓定
罪便即依違結絕蒙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
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各
圓熟竒好況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
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并次牒送入內
省奏陳請進呈御前留住上玷 聖主

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希旨中罷
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為見
藍惟永是入內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
中之婿結託權要棄公徇私陰為貪狼之地
以紊 朝廷之法誣罔公方中外嗟駭臣愚
欲乞 陛下嚴降 聖旨指揮取問拱辰何
故將未經勘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情由因
依然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強臣寮置院勘劾
潭州官員買珠的實案狀以贓議罪雖經赦

宥乞不原免或乞出自 宸斷特賜酌情賤

黜施行以戒天下黷貨真之人以勸天下潔身

之亡知此則廉夫勉而貪夫懼也送審刑院

奏懇乞檢會前狀乞浙郡五月十日

臣近嘗流職天威陳乞外任差遣至今多日

未聞命旨朝又候命如履冰谷載念臣品迹

疎遠姿性素愚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

今職則厚顏安乎進非宜退得宜

誠之見均捨無益就有益乃臣分之當

臣備員憲臺憲臣又曰

言不切至不能感也

不能裨補聖時不能退一齊之人不能進

一賢善之士問臣之職則豈

業則於朝廷無憂憂之

一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正臣之罪逐

臣於遠方以謝天下而臣旋向回日尚復苟

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陛下允臣所請

賜臣一郡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為緩使干

臣按堵遠俗不失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
益於一朝廷也臣詳思之陛下用臣於國
憲之無益不若俾臣外補為有益也較然矣
伏惟陛下堯舜其心知臣罪戾欲望檢會
臣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 聖旨指
揮臣亦得以省先其憂孤遺死生幸甚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五月二日

臣素無時才悞中臺運使戶癩祿何益

臣言已矣公議弗許兩陳奏請期得遠邪
蓋出私誠固非飾詐重念臣松楸感愴久越
去於故鄉兄弟孤遺尚寄居於他族木蒙允
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危察臣懇
迫使大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
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 聖旨指揮
干澆 天聰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五月八日

臣伏觀近降詔書有尸言去者或失於至當

之語臣以謂自 朝廷至舉天下自轉相至
百執事 孰不為 賢正孰為
數語 世不 孰不 孰不
而道 孰不 孰不 孰不
公議 孰不 孰不 孰不
不認 孰不 孰不 孰不
者能 孰不 孰不 孰不
之不 孰不 孰不 孰不
至舉 孰不 孰不 孰不

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活其莫不悉知之矣夫知
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為邪欺詐既退黜之
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 聖宋
其其僅百年 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
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
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冬春
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
乖繆身為大臣既破 朝廷之禮而私門之
內信縱廢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

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 聖節
上壽一日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耻不卹人
言身為大臣而又壞 朝廷之法宰相既破
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
無不當 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
已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
言無不當也 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
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 陛
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
人排解發威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早
勅宸斷正執中之罪復 朝廷之禮法振
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 廣 社
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侍以尊天下得侍以安亦
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
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六月

誰臣竊以宰相之任實重計二柄出平其手能禍
人能福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

不附會而迎眾之宰相有罪與章露跡狀根
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彈天子不得聞下
情不得通積日將久天下之勢方危矣昨以宰
臣陳執中很慢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侮
弄朝廷臣職不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
累章早抨彈不敢有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
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
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
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言雖伏斧鑕

不足償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納忠盡諍
直之言闢女妲佞熒惑之說特賜早發宸斷
正執中之非而能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
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臣無任懇迫激
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大明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
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
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

大禮法可以算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
 賢士者紛紛引去 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
 且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
 心如呂濬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
 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
 聞歐陽脩乞知秦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
 之賢具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
 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 權要而乃日冀中
 傷此皆欲扳濬襄坐絳而去耳今 陛下又從

其請而外 補之臣恐非 朝廷之福 朝廷
 萬一有短 慮事則 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
 從而裨益 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
 所失既多 海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
 王以孟 此謂文士雖大聖人相問居尊安寧者
 其在朝多賢其起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
 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詔脩黯各令
 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六月

臣等伏觀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

祿幾二十人道途苦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

臣愚伏望 陛下稽考 祖宗故事 杜絕僥

倖之路特賜 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

濫賞之名亦 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之義也 詔公止 皇親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十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

有勳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輒授又

况無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

姑息兵士民心下安與倭屬襲押復往求恩

命入近充虜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 禮辱

命元三司使舉豪民贓吏附結中官准 罪

人未估其珠庇蓋司屬枉法重罪纖邪 巧進

人人盡知風憲累曾押彈中外日望 登黜

朝廷奈何不責其無功 正其有罪忽然可

除使類何以激勸 陛下

奮言 宸斷差除臣僚以議無不稱頌 聖政之美唯是拱辰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口者皆云未嘗臣愚伏望 睿旨特賜指揮奪去拱辰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俾退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二日

臣近聞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其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嚴入則重一朝廷之過

嘗謂中所謂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知其姦姦伎昔時託走馬內臣僥求霞帔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內降住京恩澤舊掌計司以委家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狼狽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三令經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怨過其間迹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中路赴斂宋選筵會醉中吟我惡詩篇既當虜方三強胡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

乃云用間夷狄飾非矯詐無所不至至於計
會慶皓然進納未斷死客真珠鹿蓋三司人
更立岳枉法重罪舉犯賊張可久監萬刃盈倉
人言已喧不自引咎避職却荆三司合舉官
監當去處盡底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謂
拱辰之罪狼藉如此 朝廷固宜奪去左丞
之官降黜不齒以戒勵中外奈何復除宣徽
使再判并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恠臣愚復謂
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 陛下獨斷

命相并差除近臣自搢紳至流俗頌詠
下仁明剛健之德其聲朝出大庭夕滿四海
蓋以其至公至當只是拱辰一命即大以為
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不得不取
以為信也伏望 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採解之
說早賜 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別與一差
遣使群言稍息則 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
忠律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

命 六月十五日

臣遊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復奪恩命却聞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行外喧喧莫不憤歎緣拱辰允所臨蒞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官急進不識廉耻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致勳又况宣徽使皆一祖宗朝班在人多知政

委副使之上至道中乃命次其下乃只以真皆以有勳德名臣充之唯近年張堯佐川內戚恩幸以授亦曾先作節度使蓋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亦勳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世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豈不與一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端又彰 陛下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不思伏望 陛下特賜 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

言不息上曰察聰明臣無任懇迫懇切之至

奏狀再乞追復王拱辰宣徽使新

命二明

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觀 朝廷有六

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

因而默默實 朝廷於闕失則辜負 陛下

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

而三澆黷 宸聰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宜

少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

莫非姦邪自處庭便延罪狀居自吳奎輩

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命外議以謂 陛下

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庇之拱

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

奈何紛紜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

言非宜 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之名仍舊

辰不避羞耻而當之陰竊營求冒言辭謝

疏論列不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

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

之其及無善授賞不明而陟萬口一語皆云
不當紛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西府有勳
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轉尚書丞丞充三
司使才及半年無勞効有罪與無罪當此誤
以平破 祖宗之例不可一也 竊 朝廷
之體不可二也 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 聖
丁且撤使 犯三不可 陛下何惜不遣
使之職而使國家之重權入主之大柄不
改巨僚 所竊弄也 臣等為 陛下惜

伏望 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
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閣士良帶 御器

械七月

臣等竊聞內臣閣士良已得指揮帶 御器
械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
邊任五年又帶 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
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尋聞
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

謹畏無過之人在 陛下左右聞之密院常
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
御器械竊以 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叙
遷押班須是自 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
畏無過之人况士良為性狡黠自來與中外
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
知及歷任曾有賊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
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
善良以懲勸 陛下左右之人

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 奪王拱辰宣徽使

四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
水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
職名未蒙施行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
有殊勳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
當面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指數
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
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

力又出自樞密府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
辰適是有罪之人 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
驟進實害公議又拱辰昨入虜境醉酒吟詩
賓主褻狎豈不為虜人之笑今之還都翻有
此命傳諸鄰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辰者
適足取夷狄之輕伏望 陛下惜 朝廷
善罰惡之體褻臣下纖邪僥倖之路特發
聖意斷於無疑這拱辰實徵之名則中
甚 詔王拱辰及降無端明報
學士兼侍講水

奏狀乞褒罷副提監修開先殿官
負比和

臣等竊聞監修之官後欲希求陞進
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捨罪推恩弊
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
臣等竊聞監修之官後欲希求陞進
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捨罪推恩弊
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
臣等竊聞監修之官後欲希求陞進
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捨罪推恩弊
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

言三、賜與穀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効
也

奏狀乞復罷內臣修築汴堤八月一日
臣等聞有內臣聖書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
修築堤岸大段高闊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
司相度并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八作濠寨
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沿
亦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
三會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

毀民之屋則我輩難於
相保矣其言曰者則必行
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
先朝時歲歲開濬就深
張於官司因循以役民
自工得因濬今汴河之
又而汴河之堤累不
高下已與居民齟齬相
築之聚以臣愚心是實若
狼狽父子夫婦不能
賄賂百方請囑吏緣
為害須順其情性在
通行後數十年泥滓
為重困監轄僥倖以
底比於疇昔已厚數
起今却視通濬其堤
等矣復更欲如何增
向去每半年開淘不輟

使水性就下沙底涇
使師漢漢實滯因而
使可流市通漕設若不
使以性習國苟安其
使愈高其安命危既非
國家經久之利又有
使居民重遷之嗟伏望
陛下宸慈早賜 聖
旨指揮 聖旨 衆罪無使
相度官吏尚持兩端
猶豫之說而干繫司局
得以誅求計命是為
數以安民心上以固邦
體也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 八月

臣等竊見敕書丞蕭汝礪近奉文審刑院詳
議官竊為汝礪前充大理寺詳斷官總轉
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未並不
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
詳議官蘇寀案滿闕係三月中合奉官充替本
院選留直隸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將欲滿
任 七月中方乃奏奉 聖旨蘇寀真闕僥倖之
甚公論喧然兼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
畜妓樂延接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

即云詳議官蘇家之闕本院不別奉人必須
候汝斫升朝泊檢法年滿方行奏薦今既果
如所料即汝斫請永結託之跡愈更明白臣
等伏望 朝廷指揮罷汝斫詳議官之命人
本院別行公奉以塞浮說弊弊之路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詳議

奪官資八月二

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不臺走查周永

正爭義男一車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
年五歲時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查謙等抱
查見與周美為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
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再
詳案內事件元條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
財一半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
肯更以此資產蓋永清被永正兇橫攬取豈
不得以至此并自己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
豈亦情願但永清下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

次走入妻兄入內供奉官任克明骨肉重字
內被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內都知任
守忠之婿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開
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
科所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
奪始終乖異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
男為親男奏官自是欺罔朝廷妄冒條貫
爭來影收被奏之人豈有不行奪削之理又
未正之罪自有白小物之思非子孫世累

授官官周美既立未知所止以父成服而乃
脫去經着拜服服實人靈前金帶去倡
家踰濫諸雜使用傷教善義禮法不容及克
惡狠暴累作過犯雖朝廷指揮特從寬免
猶未塞責令人歸認本姓已是寬假伏乞
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議
稍平

周美既立未知所止以父成服而乃脫去經着拜服服實人靈前金帶去倡家踰濫諸雜使用傷教善義禮法不容及克惡狠暴累作過犯雖朝廷指揮特從寬免猶未塞責令人歸認本姓已是寬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議稍平

奏狀乞定奪本
准
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慶輔頃在利州路轉運使日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又寄拾知洛南縣需改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庶無情理臣等竊之不原赦奉 聖旨差官衝替照例轉到朝廷官院本院已榜示令入監當並令追送其職事官狀知更理會未衝替以前則與李慶輔等為聞得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之况與慶輔為性很復原任有過 朝廷已行追奪到京踰年未

授監當間一旦無故便即直與牽復况堂除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今欲乞指揮將熙輔元犯衝替一宗文字送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除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

詔李慶輔本處知州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